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十七

唐 劉禹錫 撰

狀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為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為京兆韋尹進野猪狀

為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食

為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狀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敕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

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衷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伎之祕要拯生靈之夭瘥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絶域逖聽風聲羙兹豐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藩附素混車書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疴蠲癘豈獨隅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録奏聞

爲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黃折造衫一領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羅
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嘉辰
運協千年慶流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
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扆無任兢惶

爲京兆李尹降誕日進衣狀

衣一副四事右伏以水德方清真龍下降天長地久瞻
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宗屬職
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

進輕瀆旒扆伏用兢惶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爲京兆韋尹進野猪狀

右伏以收穫之餘田獵有獲異於芻豢著在方書旣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猪謹隨狀進謹奏

爲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賜酒

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於雙闕先受

賜於八珍品越脤膰味兼醪醴頻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欣躍

爲杜相公謝就宅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大官飫於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篤寒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筯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之至

爲東都韋留守謝賜食狀

具官臣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

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厨光臨傳舍
臣初辭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饈更切稻粱之感
無任欣躍

為裴相公進開元東封圖狀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
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岳聲明文物振耀古
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祖宗盛事紹復有期
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上獻至於績畫躬自指揮徵史

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真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觀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疾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某官某謹詣光順門上進謹奏

舉監察御史裹行崔羣自代狀

御史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羣

右臣蒙恩授監察御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

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在諸生中號為國器縶維外府人咸惜之臣既深知敢舉自代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

舉開州柳使君公綽自代狀

尚書屯田某官等守開州刺史柳公綽右臣蒙恩授尚書屯田員外郎伏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以賢良方正再敭王庭在流輩間號為端士昨除遠郡人皆惜之臣初蒙

授官得以論薦多士之内非無其人竊惟用材宜自遠始謹具如前謹録奏聞伏聽敕旨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八日

舉姜補闕倫自代狀

東都尚書省前左補闕姜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求發揚幽遠故人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

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爲郎吏分司别都冀優賢振滞兩得其道太和元年六月十四日

蘇州舉御史中丞韋應物自代狀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

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

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令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榷筦之利誠藉時才流豈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書令具聞奏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踈濶

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奬慙懇非器使伏以當州縣大寖之後物力蕭然肌寒殍仆相枕於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廹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

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縫掖之腐儒被華章之貴服有黷陟明之典誠招彼已之譏限以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太和七年十二月日

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包藪澤俗尚剽

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滎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無任感戀之至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泰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

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爲九卿出領兩鎮

項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遂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接

具知公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云云

汝州進鷹狀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等

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紲之時志

已存於雲外下鞲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

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林隨狀奉進以聞

太和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州舉蕭諫議自代狀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蕭俶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宫等使伏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服膺儒門縉紳之間號爲端士昨蒙朝獎冠於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録用臣與俶久同班列知其材能爲官擇

人敢舉自代太和九年十二月四日

上宰相賀德音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詿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弘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奠弼諧致君及物事光前史功格上玄某限以守官不獲隨例拜賀無任忭躍之至太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狀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太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弛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燮贊之功進熟於密勿之間發揚成滂沛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毖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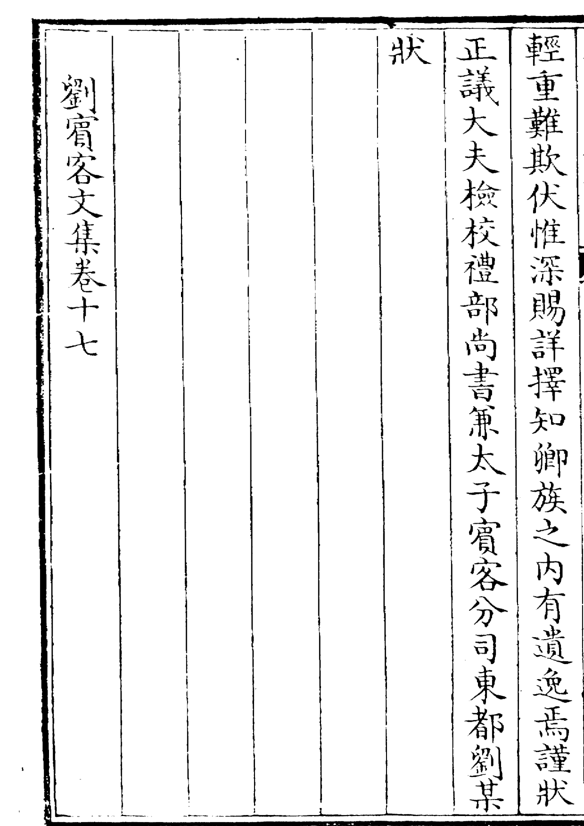
處士嚴毖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賓客渤常與之游辟爲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静自居某嘗典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已已過壯年汩没風塵有足悲者伏見赦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它唯善所在每覽珠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

不棄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狀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孜孜於此者蓋膏粱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脊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

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性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汩綺繻之間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耽玩墳籍放情烟霞嘗邀與語如鋸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羣以比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亟言某流滯周南靜閱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遇相公持衡敢有所啟誠懸之下



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卿族之内有遺逸焉謹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劉某

狀

劉賓客文集卷十七

劉賓客文集卷十八

唐 劉禹錫 撰

啟

上杜司徒啓　上淮南李相公啟

上門下武相公啟　上中書李相公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謝中書張相公啟

賀門下裴相公啟　上門下裴相公啓

賀門下李相公啓 自西川入為大夫拜相

上僕射李相公啓

謝裴相公啟

謝竇相公啓

上杜司徒啓 時謫朗州

某啟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湯網雖疎久而猶詿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容言忽疑此身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欣然感生尋省遭

羅萬重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宥期以振刷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萬族咸說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材畧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孰肯留念六翮方鎩恩重託於扶摇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伏紙流涕不知所言謹啟

上淮南李相公啟

某啓某聞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咋舌竦魂分終裔壤豈意天未斁絶仁人登庸施一陽於剥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勝胥言危心鍛翮繇是自保陰施之德已然乃聞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竊抃積於窮年化權禮絶孤去莫展今幸伍中韋復司存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右古之所以尊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甿謡

俚音可儷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大幸也謹因楊子程

留後行謹奉啟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啟

某啟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衣服繒綵等

雲水路遥緘縢既厚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舊之懐煕

如陽和列在緗簡苦心多慼危涕自零鶱神驛思若待

賴杖伏以聖上注意理本鋭求國楨念外臺報政之功

追宣室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升黄樞羣情合符和氣

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膺傑材之數談笑於規隨之際從容於陶冶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久罹憲網兀若枯株當萬類咸說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絶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蠻貊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覃復項在臺日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按讞道大律於章奏藻鑒之下難逃陋容炎涼載移足見真態自違間左右

沉淪遐荒歲月滋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讉之始宅人不知屬山園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内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闗東城社之勢函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因事闕寧虞謗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一顧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顯白無自葢以永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話言自前歲振海命行中止或聞輿論亦慜重傷伏遇相公秉鈞

輒已自賀儻重言一發清議攸同使聖朝無錮人大治無廢物自新之路既廣好生之德遠彰羣蟄應南山之雷窮鱗得西江之水指顧之内生成可期伏惟發膚寸之陰成彌天之澤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誠無補於多事之時庶有助於陰施之德無任懇悃之至謹啟

上中書李相公啟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慼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

之道廣錫類之仁遠聆一言如受華衮伏自不窺墻仞
九年於兹高卑邈殊禮數懸絶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
公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於宥密材既為時而出道以
得君而專令發於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强伉
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
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
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内無手足之助外之强
近之親為學苦心本求榮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

自効愧入肌骨禍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
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懐憐烏鳥
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
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哀老以出
嬖愍窮而開懐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
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
嗚呼以不駐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
永廢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

腸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啓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志惻於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言念皷觫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叡聽克從回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蹭蹬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

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韝請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言效節蕭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啟

謝中書張相公啟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衝駭機昨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閽無路擠壑是虞草木賤軀誠

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莅善部載形綸言凡在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仁豈惟鯫生獨受其賜伏以相公心符上德道冠如仁一夫不獲戚見於色容言未下歎形於言竟回三舍之光能拔九泉之厄袁公之平楚獄不忍錮人晏子之哀越石乃伸知已所以慶垂肩祚言成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倅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卑守有限拜謝末由無任感激兢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

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别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宣謹啓

賀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廟謨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川岳效靈制勝於尊俎之間指蹤於鞲緤之末繡斧既定衮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如風草一德交暢萬邦和平運神思於洪鑪納生靈於壽域文武丕績冠於古今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啓

某啓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歲久天子齋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掃其長彗授鉞於西顥之半策勲於北陸之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播於樂章山河啓封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協符極䕫龍之事業時屬四始思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德兩大古先畯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賛夫異同之論

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命材統之崇高之位我
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虚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
所難也實在陰施及物厚其德基以左右功庸而百禄
是荷人所欽戴久而愈宜昔袁太尉不恐錮人而楚獄
衰息一言之慶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修博
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垠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
墮危厄嘗受厚恩詛盟於心要之自效常懼廢死荒服
永辜顧言敢因賀箋一寄丹懇顧非奇理不足以縈於

沖襟然則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謹啓

賀門下李相公啟自西川入爲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進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徽材片善咸自磨拂况同主國柄如吹塤篪含生之倫惟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賢合德人識

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恒情

上僕射李相公啓

某啓州吏還伏蒙擺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朝人逮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閤下亟言曩遊顔間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朱而藍之猶足為器苟液樠曲戾不足枉斧斤願為庭燎以照嘉客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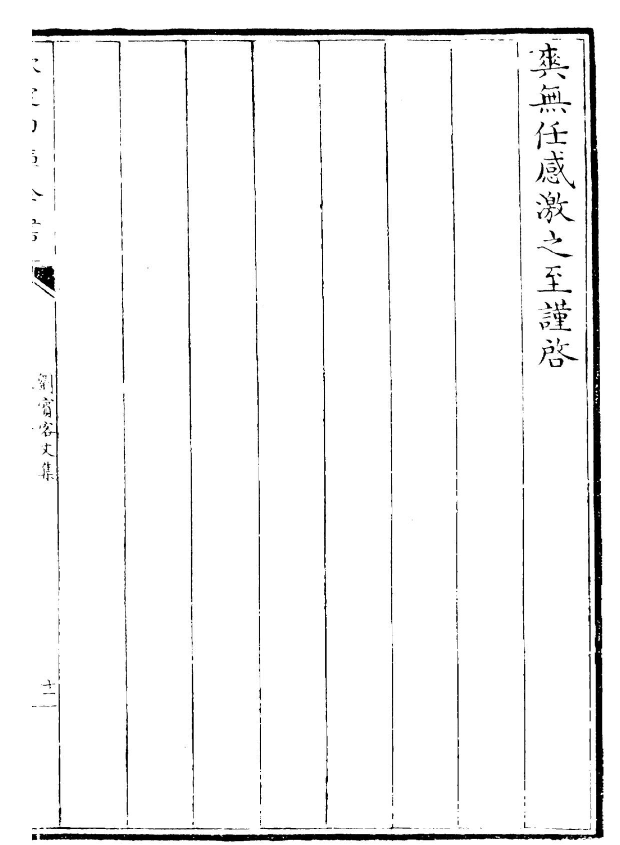
謝裴相公啓

某啓某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還濘動而愈沈甘心終否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勦絶仁人持衡紆神慮於多方起堙沈於久廢居剥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展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壺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晼晩章程有守拜謝無由瞻

望巖郎虞然心禱謹啓

謝賓相公啓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毋濕生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蒙罷免甘守丘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之東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九消彌年之疹鎩翮將舉危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望德藩坐馳精



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劉賓客文集卷十八

劉賓客文集卷十九

唐　劉禹錫　撰

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州刺史河東柳君集紀

董氏武陵集紀

澈上人文集紀

唐故相國李公集紀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於世粹和絪縕積於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於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慝既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

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畧奮
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
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
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内庭繇是釋筆
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公實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
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登太常第又以詞
賦陞甲科授祕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
以觀决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

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勲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讜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日曰將移用於大位宜稔熟民聽遂出爲戸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毅然有直聲及冊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爲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内寃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

曹掾璆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瑱等泣持遺草請編之

肇自從試有司至於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啟事歌詩

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

臣啟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聲詩之義洪鐘駭聽瑶瑟

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極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

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

與公爲布衣游及仕襏服韋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

而不以名數革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

髮皆聳嗚呼其盛唐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吕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淳以才識兼茂徵隴

西牛公僴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
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
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淳舉進士登賢良既仕
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遥
公𥳑之八代孫江陵節度參謀監察御史裏行贈右僕
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絶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
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
經旁貫百氏洽天人之際遂探歷數明天官窮性命之

源以至於佛書尤邃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
監修國史引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
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皆人
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讋不庭宿兵寖久韋丞相貫之
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爲
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户部郎中至
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
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

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阼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内署故事與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竄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内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於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

尋真拜夏官貳卿由是内庭詞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輿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著龜實歷季年宫壼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闕決唯内署得參焉羣議鬨胡貢反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再維乾綱令上繼明策勲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

不啻神用太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僨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左右翼肩歸於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莫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衘京肓誠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

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咨於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憮然謂蕃曰翺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

矣今翺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孫前言齎恨無已將子

薦誠於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藩具道其語余

感相國之平昔且嘉藩之虔虔孝敬庶幾能世其家故

不讓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

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燿藩方如非煙祥風緣

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

公名楚字慤士燉煌人令占數於長安右部天授神敏

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宫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
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
甲科琅琊王拱識公於童丱雅器重之至是拱自虞部
正郎領桂州銳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
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
而去居一歲竟廹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禄養捧
從事檄於并州凡更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
聞其名徵拜右拾遺歷太常博士入尚書爲禮部員外

郎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中月除刑部員外時帝女
下嫁相禮闕官公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之答上親臨
帳幄簾内以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徹上目送良久謂
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
犀利絶人遠甚遷有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内庭宰臣
以公爲首遂轉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
人專掌内制武帳通奏栢梁倍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
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詞有涉

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竄定因罷内職歸閤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以試之乃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淺遭時大變穆宗踐阼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幾百度别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

狀聞者朝典用責卒之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
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
貶衡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尋起爲陝
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下䕶譴令
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賔客分司長慶四
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
武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
先有功峻刑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始以

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急
自上化下速於置郵泮林革音無復故態璽書勞之就
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大臣未識天子願
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戶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
又轉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後
以王業之始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
書徵續換太常卿真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十一
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召公決

事禁中以見（賢遍反）事傳古義爲對其詞讜切無所顧望
上心嘉之居一二日守本官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斡
利權既非素尚佗佗牢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
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
十二日薨於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
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或闕意
切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於愍冊未登三事故以
贈之歸全之夕有大星殞於正寢之上光燭於庭天意

若曰旣禀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見五王復辟之際狄梁公實尸之公爲台臣獨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郎兼蓍𦒿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它日相衡者因扶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寃之嗟乎天之於賦予也甚嗇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葢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是粹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旣免喪

嗣子左補闕絅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左諭德弘分司東都負其笥來謁泣曰先正司空與丈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咽長號予爲之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鹵記室以文雄於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内署訏謨密勿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敏者執而運之所知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立朝貢羣寮

之頰舌居内成大政之風霆導畎澮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膚寸膏潤天下文章之用極其至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士所難兼焉昔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之而信故以爲首冠尊重事也其它各以類聚著於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紀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孤桐朗
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由實生故久而益
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
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
由前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
公方執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河南
府司録司勲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卑下爲飛語所中
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時大盜起幽

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所為虜刧執公隳脇從伍中初謫果州長史又貶永州司户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相崔太傅時為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翺翔雲路不虞嶒（則層反）蹬盛名先物易生瘍疵三至郎署坐成遺耋蹭蹬江臯悽悽没齒見知者恨之公逺祖元魏北齊後周皆為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諫議大夫顥然真隱者也公下

世後七十三年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嘗經亂離多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俊人其色激灔於顔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蓄靈芝之蒄莆與百果齊圻然煌煌翘翹出乎其

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賓生是時而絶人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聲酉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内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貶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没後十年其子安衡

泣捧遺草來謁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
溫别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
郎又師吴郡陸質通春秋從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
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學與雋賢交重氣槩
覈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
王霸富彊之術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
訶角逐疊發連注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
德色舞於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

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夫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其它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艷夫羿之闔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回注鶂爵亦要失中於尋常之間非羿之手弓有

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内而已

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河東柳君集紀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反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

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為名進士十有九年為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為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為三十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

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

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黙揣羣才銖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閲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於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庶中㓜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糺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員外象杜員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李侍郎紓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問身

以廷尉屬爲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吟咏時復發憤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於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藴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以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

嗚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於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者歟

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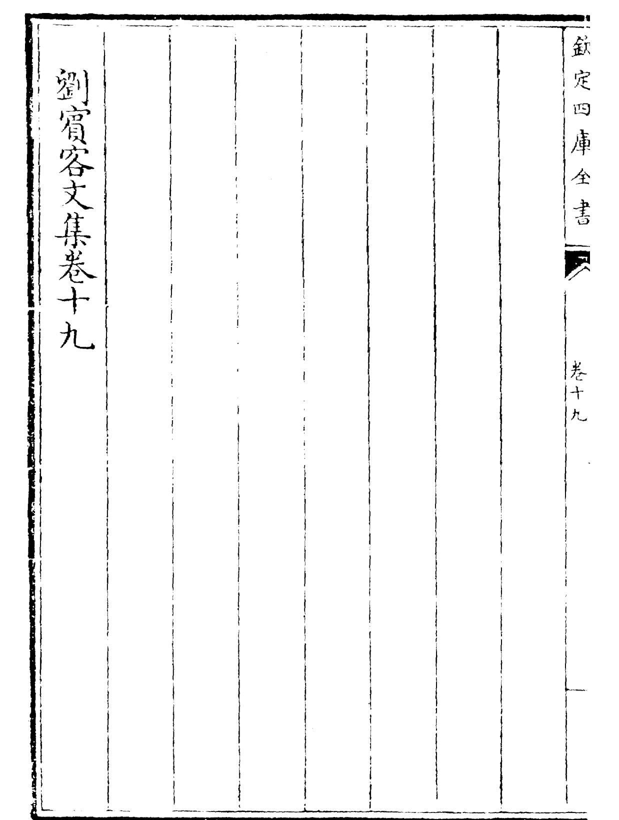
澈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

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
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
遂籍籍有聞去聲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
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
以書致於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韵主盟於世者曰
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
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
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疾之造飛語激動中貴

人因侵誣得罪徙汀州會赦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爲侶皎然字畫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於京洛與支許之契爲上人没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

年間接詞客聞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劉賓客文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六第九頁前二行謝分司東都表刊本

脫東都二字據目錄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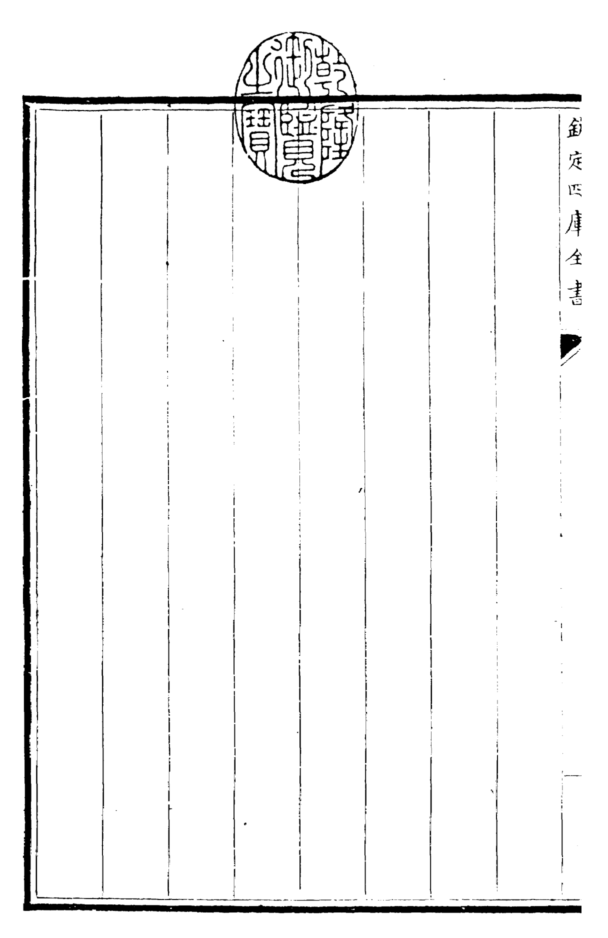
卷十八第五頁前一行廣錫類之仁刊本仁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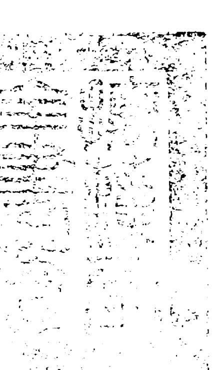
今改

卷十九第三頁前四行風雅聲詩之義刊本聲詩

訛詩聲今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雕礱羣形刊本礱訛讋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四 集部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

唐 劉禹錫 撰

雜著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傷我馬詞

馬龍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畧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稱者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於肆而於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乗之始予被皂衣於朝朝之人多四三其牡以迭馭予無兼焉水轍之淋灕淖

途之汪洋結爲确犖融爲坳堂前有僨輈後有濡棠我

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嬌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

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鉤膺之疊舞一蹊千趾駢比齟齬

彥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究

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予之蒦譴於闕下

背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東則

沮洳高則嶮巇虎咆空林鼋鬬荒墱風雨孤征簡書之

威俾予弗顛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

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其鎻繮飲齕日削兮精耗神傷寒櫪騷騷兮瘁毛蒼凉路闃蹀蹀兮逸氣騰驤翔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憒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於是川且弔之曰生於磧礰善馳走

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菽非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
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爲下鈌然知志士之
傷夫生也它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
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
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
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於盤盂五双之

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奔救
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
輒隨之故曰舌端之蘗慘乎楚鐵夷竄誠謀執戈以驅
掩人誠智折弃以詈賢者誨予信其有言發言之難伸
舌猶爾辯爲詐媒默爲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礱礦
深居孰謂可嗤戒哉我口之啓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
爲我藩以愼爲鍵以忍爲閽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於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兢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斵輪因入規矩刳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聱（五交反）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冪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茍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偪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

足宜力學爲龍碧斷親賢爲青黄睦僚友爲瑶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羃愼微以爲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行矣愼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

居一二日褎吾丈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二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詒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

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趦趄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戾我恒分曹遵廹自朝至於日中稷稷昃也榖梁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詈之不泄又從而齕齧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予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予畀也請刷耻於奕棊主人促命燭以續之鶩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於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棊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

身之色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摶投是已從人制於人枯棊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但處之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嫌不足貶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

城門之逵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跱如在闤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緯私屬有閑在巿筍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雕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饔者列饔饎陳餅餌而苾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桮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彯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

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賈顒顒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冐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傖儜詆欺相高詭態横出鼓囂譁坌烟埃奮羶腥疊巾屨嚻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争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倶惟守犬烏烏樂得腐餘走日倚衡而閲之三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於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葢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禄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閎門豐屋爲美筍衣裳必以文章黼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輈絶足爲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

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逌爾而笑或謷然不屑詆之曰子握槊奕棊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艴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

斥人不敢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于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贍黄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一作過）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於賞所議在乎過非實也

不悉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墜隆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于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於書林宵語逵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

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志築咸猥并焉及謫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於庭得已書四十通適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眞可供醬家

藥楮耳它日子壻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昴鄉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删取四之一爲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廙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

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㫖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節都督䕫州諸軍事䕫州刺史劉某謹奏記相公閤下凡今能言者皆謂天下少士而不知

養材之道鬱堙而不揚非天不生材也亦猶不耕者不歎廩庾之無餘非地不産百穀也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於三雝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膠庠不聞弦歌而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欲振學也病無貲財以給其用緐生今有一見使大學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禮云凡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斯禮止於辟廱頖宮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縣

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於古且非孔子
意也炎漢初定羣臣皆起屠販爲公卿故孝惠高后之
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孝元時韋玄成以碩儒爲丞相遂
建議罷之夫以子孫尚不敢違禮以饗其祖況後學師
先聖之道而首違之乎祭義曰祭不欲數語云祭神如
神在與其煩於舊饗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頹
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憤悱也竊觀歷代
無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

時致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兖州至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禮開元中玄宗饗學與儒臣議繇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敬從刊之敬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敬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竒舉天下之

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
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而已於尚
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
事今謹條奏某乙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
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腶修腒
𦞦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貲半附
益所隷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藥學
室具器用豐券食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

其紙筆鈆黄視所出州率令折入學徒旣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進士命讐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殊其它郡國皆立程督投紱懷璽棫樸英華良可詠矣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刑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於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據纎悉條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澤宮詩引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敢矢規爵禄猶衆禽宻㱿持滿遡風蜚繳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鶴之獲韔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猶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予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手以干禄彼鵠斯儆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於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於高墉因我不臧高墉

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鶻微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懐吳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窓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𤼵而西

求一言以生羽翼予取書觀之始於黄帝伏蚩尤至於
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
其攟摭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巳
而樂聞者子盍行乎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
鋏三五九九之伎顑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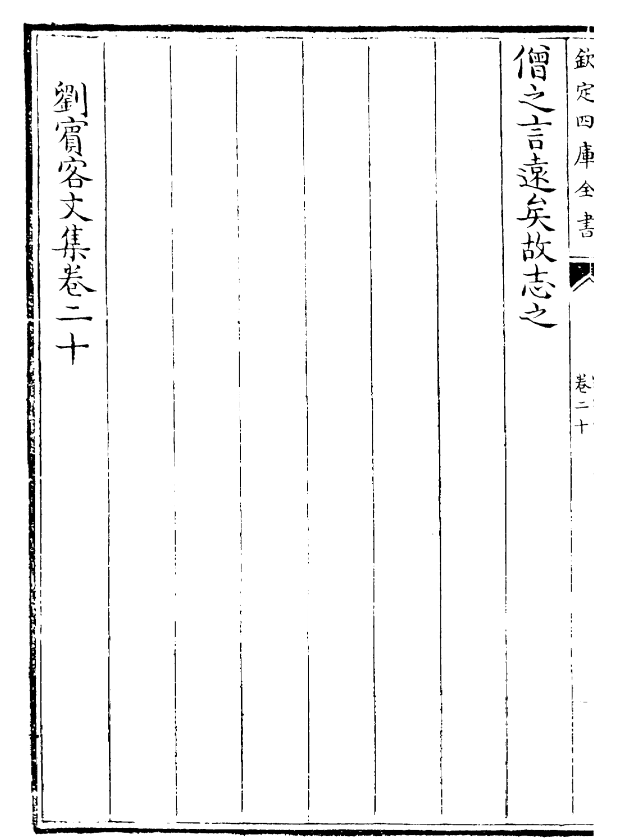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鬬決於沅突舊防毁民家
躋高望之溟涬䑐華山腹爲坻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

風而怒前巔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
旋環之矩者倒顛之輕而泛浮者硍磕之重而高大者
前郤之生者力音殪者弛形敝流而東若木柹然有僧
愀然誓於路曰浮圖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
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
舟挾善器維以修綍杙於崇丘水當洄洑人易寘力凝
矑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
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逮毛物投乎洪瀾致諸生地者

數十百焉適有鷙獸如貙兎而前攫持流枿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其徒將取焉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數貴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貙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者在彼之末

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邪吾鄉也所援而出死
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者翅蕭
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
已烏能害爲彼形之乾髮鬆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
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
譏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虎
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於衆多吾罪大矣子劉
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



僧之言遠矣故志之

劉賔客文集卷二十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　　唐　劉禹錫　撰

詩

雜興三十一首

學阮公體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可欺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已知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層陰滅

沒馳絕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侯
門有仁義靈臺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使甑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尊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縱談世
情閒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嵇中散予無甚不堪
萬卷堆床書學者識其真萬里長江水征夫度要津養
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燕石何須辨逄時即至珍

古調二首 一作諷古

軒后初冠冕前旒為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寓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為輕老生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

昏鏡詞 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奩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如

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葢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鑒周睞求與已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予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鏡明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傾城飾帶以文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重非適乃為輕

養鷙詞 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絶句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鷙禽饑則為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鷙詞

養鷙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探雛網黄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毰毸止林表狡兎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并引

有武夫過詑余以從軍之樂翌日質于通武之善經者

則曰果有樂也夫威恣而賞勞則樂用威雎而賞𦕅則樂橫去聲顧其樂安出耳子惕然作是詞

武夫何洸洸衣紫襞絳裳借問胡為爾列校在鷹揚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探丸害公吏抽刃妒名倡家産既不事顧盼自生光酣歌高樓上袒裼大道傍昔為編户人秉耒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飫持粱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

賈客詞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予
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
計析秋毫捶鉤侔懸衡錐刀既無棄轉化日已盈徼福
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
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鷙鳥思藏鏹盤龍形大艑浮通
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農夫何為者
辛苦事寒耕

調瑟詞 幷引

里有富豪翁厚自奉養而嚴督臧獲力屈形削然猶役之無藝極一旦不堪命亡者過半追亡者亦不來復翁頹沮而追昨非之莫及也予感之作調瑟詞

調瑟在張弦弦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闋一不成曲美人愛高張瑶軫再三促上弦雖獨響下應不相屬日暮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膝上弦流淚難相續

讀張曲江集作 幷引

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自内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祉四葉以是相較

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為詩以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法在何所恨色傷斯為仁良
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人

蚤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意闌天
桃定相笑遊妓肯回看君問調金鼎方知正味難

詠古二首有所寄

車音想轔轔不見綦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青春金

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真人昔來遊翠鳳相隨翔日
成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恐風雨多天

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乃酣且歌

萋兮吟

天涯浮雲生爭蔽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蕙芳萬貨列旗亭恣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傷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史云

當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鳩枉殺檀江州

題歆器圖

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黄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聚蚊謠

沉沉夏夜閑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舞喜昏黒昧者不分聰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牀

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樹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黄鸝吞聲燕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綿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紛酡顔俠少停歌聽墜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徊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

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

飛鳶操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飛烟遊鵾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饑烏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礪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吻無聲猶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

仙禽徒貴華亭露樸遬危巢向莫時毰毸飽腹蹲枯枝
遊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
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遥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寥金氣淨
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互明滅金鑪星噴鐙花發
露華洗濯清風吹低昂不定招搖垂高麗罘罳過珠網
斜歷璇題舞羅幌綦衣樓上拂香幃承露臺前轉仙掌

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窻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
中郎騎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帳開來照淚
誰言向晦常自明童兒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
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祅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

華山歌

洪鑪作高山元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靈
蹤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仙聿來託天資
帝王宅以我為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

無限如此方為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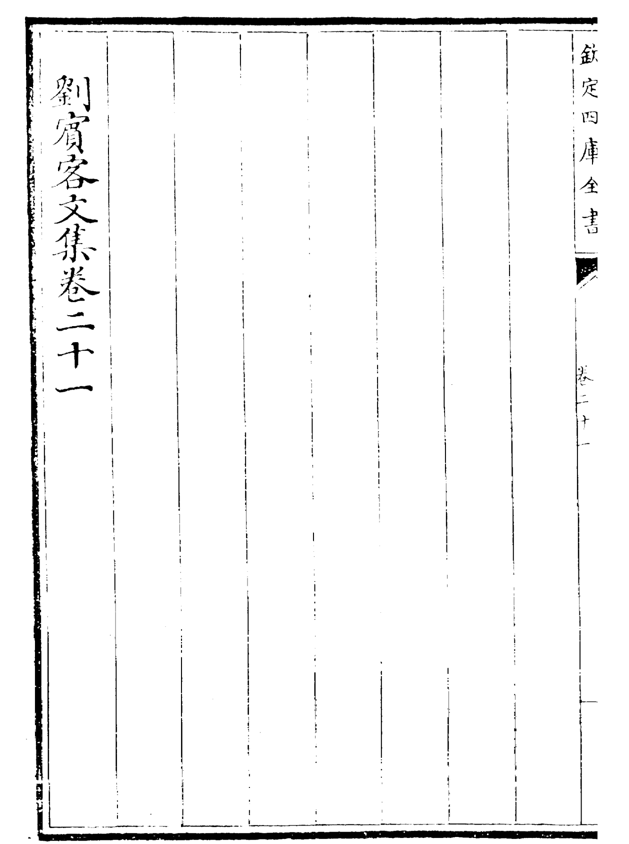
摩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摩拂萍開緑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袄氣沮野魅真形出却思未摩時瓦礫來唐突

有獺吟

有獺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專眼悄悄漁翁以為妖舉塊投其咽呼兒

貫魚歸與獺同烹煎闕闕黃金鶚大翅搖江煙下見盈
尋魚投身擘洪漣攫拏隱鱗去哺雛林岳巔鴟烏欲伺
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
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
在淹中篇



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